

卞孝萱文集

第五卷

卞孝萱 著

现代国学大师学记

冬青书屋文存

卞孝萱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卞孝萱文集

卞孝萱 著

现代国学大师学记
冬青书屋文存

第五卷

第五卷

目 录

现代国学大师学记	(1)
冬青书屋文存	(363)



現代國學大師學記

(王元化題簽)



目 录

前言	5
上篇	
章炳麟的国学演讲	11
附：《虺书详注》表微	20
章士钊三“指要”	35
附：《柳文指要》中章士钊自述	50
刘师培以唐诗证史	62
黄侃的《日记》	90
中篇	
柳诒徵三书	117
附：《中国文化史》为有益于社会国家而作	130
陈垣与《释氏疑年录》	138
吕思勉的自述	155
附：陈霸先论	163
邓之诚与《清诗纪事初编》	170
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	226
附一：假李香君，真柳如是——《桃花扇》与《柳如是别传》 之比较研究	248
附二：侯方域论	262

下篇

章钰与《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	273
卢弼与《三国志集解》·····	285
张舜徽与《清代扬州学记》·····	320
附录一：《四部备要》的实用价值 ·····	334
附录二：《四部备要》辑校、监造人考·····	352
后记·····	360



前 言

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用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名称。简言之，“国学”是中华固有的全部学术的专名和总称。

1906年9月5日《民报》第七号发表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署名“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章士钊执笔）。语重心长，表达了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的观点。

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有识之士，受西洋学术之滋润与启迪，突破清学藩篱，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治学方法更为先进，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之前驱，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本《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以下简称“《学记》”）之写作，有如下数义：

（一）《学记》共载十二位国学大师，按其生平与学术，分三篇编排。上篇：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炳麟、士钊为结拜兄弟；炳麟（字枚叔）与师培（字申叔）合称“二叔”；黄侃拜炳麟、师培为师。中篇：柳诒徵、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诒徵与陈垣有“南柳北陈”之称；陈

垣与寅恪合称“二陈”；香港严耕望推崇思勉、钱穆（通史）、寅恪、陈垣（专史）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下篇：章钰、卢弼、张舜徽。我亲见章钰校书磨穿之石砚，亲闻卢弼述注书之甘苦；舜徽提倡通学，与我意合。

（二）现代国学大师不止十二人。《学记》只选我稍有研究的十二人进行介绍，每人一篇，不蹈空言，不因成说，取其一事或一书（章士钊三“指要”，重点评《柳文指要》；柳诒徵三部书，重点评《中国文化史》），详加论述。用材料说话，从大量材料中，显现十二位大师的学术风貌与学术价值。

（三）章炳麟、章士钊、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五人附文，与正文参证互补。

（四）《学记》独抒心得，避免与时人文章重复。如：陈垣、陈寅恪等之生平，谈者已多，《学记》从简；章钰、卢弼等之生平，言者尚少，《学记》稍详。又如：香港区志坚所撰《历史教科书与民族国家形象的营造：柳诒徵〈历代史略〉去取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内容》，已在《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上发表（冬青书屋同学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学记》不再引用，以省篇幅。

（五）《学记》不仅揭示大师们的学术业绩，并表彰其爱国情操。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时期及抗日战争前夕，两次热衷讲学，意在呼唤民众的民族大义。晚年由尊经转向重史，“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黄侃发现《日知录》旧钞本中“胡服”、“素夷狄行乎夷狄”等条，为刊本删去，“皇明”、“我朝”等字，为刊本窜改，撰文表彰顾炎武“思故国、尊中夏之心”。柳诒徵为有益于社会国家而著《中国文化史》。吕思勉于抗日战争期间表彰陈武帝击退北方少数民族南侵、保存华夏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邓之诚蛰居沦陷区北平（今北京），研读明遗民诗，“钦其节操，忧患中赖以自壮焉”。今一并揭橥于此，读者定能洞见本旨。

（六）今人多谈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唐诗证史言，清末刘师培已发表《读全唐诗发微》，远在寅恪经营《元白诗笺证稿》之前；以明遗民诗证史言，抗日战争期间邓之诚已经营《清诗纪事初编》，亦在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之前。学界尊寅恪，是也；而不知师培，忽视之诚，误矣。《学记》榷论三人以诗证史，庶几无偏。

(七)《学记》各篇,不拘一格。黄侃的《日记》,本不是公开供大家阅读的,其言无矫饰。《日记》中对刘师培的回护,对陈汉章的怜悯,出于肺腑,可为知人论世之助。吕思勉的《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本书改题《自述》),当时要在群众中通过,所言只有谦抑,绝无虚夸。今对黄侃之《日记》,撷其精华;对思勉之《自述》,略加注解,以两份经过整理的特殊材料飨读者。

(八)《学记》谨遵薪火相传之义,旨在从国学大师的治学方法中吸取营养,重在继承。对其不足之处,加以说明,使人理解。如邓之诚、陈寅恪对侯方域之评价不同,《学记》从邓、陈著书之时代背景予以解说,绝不同于苛求责备。

(九)《四部备要》注重实用,价廉易得,“可使学者研究国学之需”(陆费逵《增辑四部备要缘起》),对于初学,如雪中送炭,今日对此书,要以历史眼光评价。这套巨型丛书的辑校、监造人之功不可没,故略考高时显、丁辅之生平,作为《学记》附录。

(十)临文不讳,《学记》对古今人物,一律称名。

以上十项,姑作为“前言”以弁于《学记》之首,读者鉴之。



上 篇



章炳麟的国学演讲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一作梅叔),初名学乘,改名绛,号太炎,曾用名和笔名十余个,浙江余杭(今杭州市)人。在他的一生中,多次公开演讲国学。本篇对他讲学的听众、级别、性质、宗旨、内容,特别是从讲学活动中所反映出的他对史学认识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在论证之前,先将他一生的讲学活动,按时间的先后,编制一表,以便观览。

时 间	地 点	情 况	备 考
1906(清光绪三十二年)	日本 东京	创设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	《民报》第七号章士钊(署名“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又“国学振兴社广告”。
1908—1911(清光绪三十四年—宣统三年)	东京	为青年留学生讲国学。	《教育今语杂志》第1—4册,《章太炎的白话文》。
1914(民国三年)	北京	主讲国学会(未一月,被袁世凯逮捕下狱)。	《癸丙之间言行轶录》,《静晤室日记》。
1918(民国七年)	成都	讲国学。	《太炎学说》卷上。
1922(民国十一年)	上海	江苏省教育会请讲国学,共10次。	1922年4、5、6月《申报·国学讲演记录》,《国学概论》,《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续表

时 间	地 点	情 况	备 考
1923(民国十二年)	杭州	在第一中学讲学两日。	
1924(民国十三年)	南京	在教育改进社年会上讲演。	《集外集拾遗》
1925(民国十四年)	长沙	在晨光学校演说。	1925年10月11日《申报·湖南晨光学校演说辞》
1929(民国十八年)	上海	在震旦大学讲《说我》。	《制言》第48期
1932(民国二十一年)	北京 青岛 苏州	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清代学术之系统》。又在民国学院、中国学院、平民大学讲演。在青岛大学讲演。在苏州讲学约1月。	《黄侃日记》，《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师大月刊》第10期，1932年5月30日天津《大公报·章太炎昨抵青岛演讲》，《苏中校刊》第67—69期《记太炎先生讲儒行要旨》、《记太炎先生讲大学大义》、《经义与治事》、《记太炎先生讲文章源流》。
1933(民国二十二年)	无锡 苏州	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讲《国学之统宗》、《适宜于今日之理学》。在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讲《历史之重要》。在苏州主讲章氏星期讲演会。	《章太炎先生讲演录》，《国学商兑》第1卷第1期，《国学论衡》第2期，《制言》第52、54—57期。
1934—1936(民国二十三—二十五年)	苏州	主讲章氏星期讲演会。章氏国学讲习会，对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作系统的讲述，最后教授《尚书》、《说文》部首。	《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记章太炎先生》。

我研究了1908—1936年章氏各次讲学的材料,得到几点认识:

(一) 由于听讲的对象不同,章氏讲学的级别亦随之而异。一是高深的,如1908—1911年在日本东京的讲学,1922年在上海的讲学,1935—1936年在苏州的讲学。二是普及的,如1923年在杭州第一中学的讲学,1925年在长沙晨光学校的演说。

(二) 由于讲学的时间长短不同,章氏讲学的性质亦随之而异。一是系统的,如上述在东京、上海、苏州的讲学。二是专题的,如1924年在南京的讲演,1929年在上海震旦大学的演说,1932年在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的讲学,1933年在无锡两个学校的讲学。

(三) 无论是高深的或普及的讲学,系统的或专题的讲学,章氏的讲学宗旨是一贯的。

一曰:“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据章氏弟子马裕藻等《国学会缘起》中对1908—1911年章氏在东京讲学的评价:“学术之败,于今为烈,补偏救弊,化民成俗,非先知先觉莫能为,为亦莫能举其效。余杭章先生以命世之材,为学者宗……昔遭忧患,旅居日本,睹国学之沦胥以亡,赫然振董,思进二三学子,与之适道。裕藻等材知弩下,未能昭彻所谕教,然海内学校之稍稍知重国故,实自先生始之。流风所被,不其远乎!”^①1922年江苏省教育会邀请章氏讲授国学的《通告》中说:“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幸蒙允许。”^②1932年章氏在写给弟子马宗霍的一封信中说:“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惇海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③1933年章氏撰《国学会会刊宣言》,大声疾呼:“凡事有作始甚微,其终甚巨者。仲尼云:‘人能弘道。’与会诸子,其勉之哉!”^④语重心长,寄希望于青年。1935年章氏在苏州建筑讲堂,广设学座,招收四方学子听

① 1912年2月28日《民立报》。

② 1922年3月29日《申报·省教育会请章太炎先生讲国学》。

③ 手迹。

④ 《国学商兑》第1卷第1号。

讲,当时的舆论界就预言:“他日昌明文化,复兴国学,一线生机,胥系于此。”^①《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中有两句话:“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这是章氏一生讲学的毫不夸大的说明。他在东京、上海、苏州讲学的效果,至为辉煌。曾在东京、苏州听讲的青年,后来很多成为著名的学者、教授。曹聚仁整理的《国学概论》(太炎先生上海讲学记录),王乘六、诸祖耿整理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苏州讲学记录),均在大陆多次出版,可见二书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二曰:“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1906年,“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炳麟至日本东京,在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的口号。后来,他回忆这段历史说:“兄弟从前主张推倒满清,所以要研究国学,因为我们研究国学,所以要推倒满清。研究国学与推倒满清,表面看来是两项事,事实就是一件事。”^②章氏弟子黄侃回忆其师1908—1911年在东京为青年讲学情景:“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憚其劳,弟子至数百人。”^③以上是辛亥革命前的事。民国建立后,他仍坚持爱国宗旨,继续讲学。如1913年他在北京主讲国学会,自述:“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④1923年他在《华国月刊发刊辞》中说:“尝谓治乱相寻,本无足患,浸假至于亡国,而学术不息,菁英斯存,譬之于身,枝干灰灭,灵爽固不随以俱逝,若并此而夭伐之,摧弃之,又从而燔其枯槁,践其萌孽,国粹沦亡,国于何有?”《华国月刊》是章氏弟子汪东创办,其《略例》云:“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为旨。”^⑤所谓“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开通智识,昌大国性”,“甄明学术,发扬国光”,其宗旨是一贯的。1936年章氏卒后,弟子钱玄同挽联中有“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

① 1935年8月16日《申报·章太炎在苏讲学》。

② 《醒狮周报》第58号。

③ 《神州丛报》第1卷第1期《太炎先生行事记》。

④ 《古史辨》第1册顾颉刚《自序》引。

⑤ 《华国月刊》第1卷第1期。